

长久未见谢晖。网上今年以来流传着两则关于他的消息：一是正与中超某俱乐部接洽；二是创办了法国谢晖足球学院，并亲赴法国筹备青训项目。不知真假，索性把他约出来聊聊。

手指掰开数数，距离他卸任长春亚泰主帅一职，时间刚好过去了一年。而这一年里，他的人生出现了一个重大变故：母亲因病离世。陪伴老人走完最后一程，回过头想想，自己“闲”了一年，或许也是天意。

从球员到主帅，每年陪伴家人的时间不过短短数天，因此内心时时感到歉疚。终于这一次，老天让他有机会尽到做儿子的义务。

“我还没有走出来，你永远走不出失去亲人这件事，”他告诉我们。今年清明给母亲上坟时，自己突然胃痛不已。他在一阵阵痉挛发作中意识到，心理的痛和生理的痛常常是不可分的。“你就算理性上接受了，但生理上并没有，你的身体还想逃避。”



## 去年卸任长春亚泰主帅至今，谢晖做了一件事： 陪伴母亲走完她的最后六个月



系数9分、10分的机会。现在，我希望有一个相对稳定（的机会）。我不是不能冒险，但是不能冒一些明显的险。”

至于赋闲在家的日子，就是尽可能多陪伴家人。“能够跟家里人在一起，特别是跟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是很珍贵的。因为像我们这种职业，如果你在带队，基本上跟他们是处于一个脱节的（关系）。”但是现在，他可以全天和还没上幼儿园的女儿在一起。“可能我跟我儿子以前就差这一段相处的时光，而且这一段是永远不会回来的，就是他2岁到3岁，3岁到4岁的时候。我觉得有些时候真说不准，也许老天让我把这段时光留给家里人。”

去年5月离任后，谢晖回到上海陪伴重病的母亲。“我母亲是去年去世的，我去年其实最后六个月是每天都在陪着她。没有这个事儿（指下课），我也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。你也知道，我们的工作一年见父母的时间凑起来只有几天。现在有这么长时间（陪她），当然是一个很难的过程，一个很痛苦的过程，她是因为重疾……”

其实在他2024年的婚礼前，母亲已经查出疾病。因此在一定程度上，那个盛大的婚礼也是为了让让她见证一种圆满，可以从此放心。那个晚上，他的母亲拖着病体来到每桌宾客面前敬酒，和大家谈笑风生。“当时已经知道，其实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。我在上海待这些日子，一个是陪伴我母亲，还有是照顾我的父亲，所以这一年不工作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缓冲。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带队，可能自己的心也是乱的，现在经过了这段时间可以慢慢聚集起一些能量。”

“每次一想到她就会很痛很痛”

刚失去母亲的那段时间是麻木，彻底的麻木。木着办完丧事，并一件件解决后来的事。

“那时候生理上还没有去接受，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不知道亲人离世究竟意味着什么。”到了今年清明，他去扫墓。“这时候才知道，母亲离开究竟是什么意思。我去上坟的时候，胃痛得不得了。一去就感觉整个人都是晕的，然后就开始一阵阵胃痉挛。半小时以后，我就走了。”

“你认为有些事情自己是可以让它过去的，其实你是过不了的，有些创伤、有些离别它是永远过不去的。你很难释怀，只有经历过最亲的人离世，你才会懂得这种感觉。有人说‘时间过了就好了’，不会的。每一次想到她，就会很痛很痛，痛得你也不知道自己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想逃避。我还没有完全搞懂自己的感受，因为这个事想不清楚。突然她就不在了，一个把自己生出来养大的人，就这样不在了。”

他开始渐渐理解人们说父母走了以后，人生只剩归途。“但是人经过这种事以后对其他事就能看得更透一些，你会觉得这都能过来，那自己还可以继续走下去。”

他想，自己的孩子们将来也会经历这样的一个时刻。“我知道无常是这个世界上最正常的事情。所以我不去想这件事，我只是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。”

现在四个人在一起生活的节奏，不会一直继续下去。正因其易逝，更让他珍惜。“这一段如果放在之前，你可能没有感觉。如果真的是二三十岁，可能我不会珍惜。因为人的阅历不一样，你现在才知道这种时刻不是一直有的。二三十岁的时候，如果女儿跟你闹，你会觉得很烦，但是现在会很耐心。”

说到底，怎么去处理和至亲之间的关系，是一个人生必须经历的过程，是人生的一种修行。“他们慢慢会离开你的，像我大儿子已经上学了。我从早到晚见他的时间，从以前的六七个小时到现在就一个小时。”

然后，终有一天，他也会离开他们。人的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，想想真的是既仓促，又漫长。

但能拥有现在的生活，已足以让他感到幸运。

“我年轻的时候没想过这个年纪过得怎么样，我这个人也不是喜欢规划的人，我是 go with the flow（随遇而安），去到哪儿是哪儿。我觉得这本身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生活状态，你再怎么规划都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一直是宿命论，我觉得你该拥有的一切都在那，你只不过是绕上一圈罢了，没问题。”

晨报记者 沈坤或 见习记者 丁梦婕



“也许老天让我把这段时光留给家人”

首先，法国谢晖足球学院的新闻是真的。

“这是法国那边的一个合作项目，我感觉它对我们是有帮助的。”谢晖说，“特别是它对孩子们的学业有个托底。就是说，小孩子如果今后踢不出来，我们可以有保底，让他在法国拿到文凭，文凭对现在很多的足球小将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吧？”

“我们可以很直言不讳：球员踢出来的比例是小于1%的，甚至是千里挑一。只有有一定数量的球员过去以后，才能托举起我们后来的五到十个，也许是更少的几个人，让他们能够踢上顶级联赛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。”

至于中超俱乐部，他也有过一些接触，但不急于一时。“因为从目前来看，你越是急越可能走偏。跟前两年不一样，前两年我是有机会就先冲。不管踩不踩雷，背不背锅，先上再说。”现在，积累了一些执教中超球队的经验，也就手握了一些筹码。“别人也对你很了解，所以现在就有更多选择。”他说，“一些大的或者是明显的坑就不去踩，会跟以前不一样，会慢下来。”

“以前其实拿着喇叭冲了也不止一次了吧，都是那种难度